

布袋戏

■王奎山

布袋戏,因演员只有一个人,因此又叫独角戏。布袋戏的舞台类似如今的大立柜,不过,是用布幔围成的,上面开了一个方形的口子,作为表演区。演员站在布幔子里,双手操纵木偶进行表演。同时,模仿剧中人的口吻念白或歌唱。

布袋戏因演员只有一人,而一个人只有两只手,只能同时操纵两个角色进行表演,因此布袋戏中的人物一般不多,而同时出现在舞台上的,则只能有两个角色。这是布袋戏的局限。其实,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其自身的局限,只是布袋戏的局限特别明显而已。

在表演正式的剧目之前,作为一种招徕观众的手段,布袋戏常常有一些即兴的小节目,演唱一些当地的民间小调,并且配以木偶的表演。这种即兴的小节目,因唱词及曲调都为观众所熟知,因而常常会受到格外热烈的欢迎。有时候,甚至会

出现如今歌星们举办大型演唱会那样的情形:台上台下同唱一首歌。比如,我们那里有这样一首民歌:芝麻开花白又白,打南来个花大姐。搬个墩,你歇歇,你的小脚俺捏捏。这种当地的小调,大家都耳熟能详。因此,当拿到舞台上进行表演的时候,大家(特别是小孩子)都跟着一起唱。特别到最后,当小姐坐在一个凳子上,将一只脚高高地翘起,后生双膝跪下,将小姐的脚紧紧地搂在自己的怀里的时候,大人小孩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我小时候看过的最长的一出布袋戏叫《王小砍柴》。穷人家的孩子王小上山砍柴,山上住着一个白胡子老人。王小心疼老人,就天天给老人挑水。老人临终的时候,送给了王小一个破瓦盆。哪知这个破瓦盆竟然是一个聚宝盆。村上的财主听说了,就抢走了王小的聚宝盆。财主把聚宝盆拿回家,往里面放了

一个金元宝。拿出金元宝,盆里又出现一个金元宝。财主的爹喜坏了,不小心一屁股蹲到聚宝盆里。财主慌忙去拉他爹。拉出一个爹,盆里还有一个爹;拉出一个爹,盆里还有一个爹……

在我的印象里,演布袋戏的,一般以中老年人为主。然而也有例外。有一次,村子里就来了一个明眸皓齿的演布袋戏的后生。后生在兰云家吃了一顿饭,就和兰云一见钟情了。但是,后生和兰云把他们的感情埋得很深很深,连兰云的父母都没有觉察出来。

这种事是张扬不得的。有一个走码头的梆子剧团的年轻武生,和我们那里一个姑娘相好。晚上,两个人跑到瓜庵子里野合,被女方的亲属抓住,硬是活活将年轻武生的一条腿给打折了。这种事是张扬不得的。

明眸皓齿的年轻后生第二天就

走了,就离开了我们村。

兰云该干啥还干啥。该纺线还纺线,该织布还织布。

五六天之后,兰云提出来要到明港去卖布。兰云说,到熊寨卖太便宜,听人说,明港的布贵。爹娘都同意了。兰云就背上布,到明港去了。明眸皓齿的小伙子正在明港等着兰云呢。兰云到集上把布卖掉,跟上小伙子,坐上火车远走高飞了。

兰云的出走,使她的父母感到非常之丢人,特别是她的父亲。数年之后,当兰云两口子带着孩子回老家看望父母的时候,兰云的爹坚决不让他们进门,并且把他们带来的礼物扔到了大门外面。

兰云流着眼泪在大门外对着父母磕了一个头,走了。

许多年之后,当我有机会负责编写我们县的曲艺志的时候,在“人物”一章里,我将兰云两口子的事写了进去。我认为,兰云是我们村第一个张扬人性旗帜的人物,她完全有资格进入历史。

作者简介:王奎山,男,1946 年出生,河南确山县人,当代小小说领军人物之一,著有《加尔各达草帽》、《王奎山小小说》。

当没有了色彩

■韩博文

红橙黄绿青靛紫，如此美丽，可，一旦失去了这些……

汽车没有了指引，晕头转向地乱跑；花园丢失了美丽，缺少了兴冲冲的游客；大海失去了气魄，再也没有一点点生机；树林丧失了幽静，与垃圾场相差无几……

我庆幸这只是我的幻想，可，现实又如何呢？

乱砍滥伐的人们，正在消耗着最后一抹绿色；乱排废水的人们，正在把蓝色污染掉；随意偷猎的人们，正在让飞奔的色彩倒下；乱放废气的人们，正在将那明亮的金黄遮挡……

失去色彩的那天或许已不遥远。

逆光中看你

■杜放光

在父亲眼里,母亲娇小玲珑,漂亮温柔。心仪之余,遂展开长达三年的持久追求战。后来,她终于成了他四个孩子的母亲。我,是其中最小的一个。

然而,母亲的温柔我从未见过。在一个秋雨连绵的日子,随着父亲的悄然离世,母亲骤然转型,不仅我们几个畏惧她,就连亲戚邻居家的孩子也都唯恐避之不及。那年,我不足五岁。

家里有每年去县城拍全家福的习惯。在父亲过世后次年春天的一个早上,母亲以少有的温存叮嘱我们在家梳洗打扮,而后出门借拖拉机了(当时县城才有照相馆,而拖拉机俨然是最好的代步工具)。不料想,母亲前脚出门,家里就爆发“大战”。哥哥调皮,故意把二姐的橡皮筋藏起来,二姐急得团团转。

待母亲好话说尽,终于央人把拖拉机开到家门口时,家里孩子们已乱作一团,打得鬼哭狼嚎。

母亲的脸色一下子黑了。一声令下,我们四个排成一溜儿跪在地上。平日里,母亲的家法极严,我们若是犯了错,轻则罚跪,重则鞋底狠抽。果然,鞋底撞击肌肤的声音从大姐的哭喊声中依次传开。还好,看在最小且没有

“参战”的份儿上,我幸免于难。

围观的人群渐渐散去,身心俱疲的母亲无力地背窗而坐,捂着脸无声哭泣。因为逆着光,我的视线怎么也勾勒不出她纤细肩膀的轮廓,只有些模糊的线条糅合着阴影覆盖住我的双眸,黑暗中,逆流的光线瞬间刺痛了我的眼。

母亲是个很清醒的人。父亲走后,家里时常捉襟见肘,母亲依然坚持将我们陆续送到县城最好的中学读书。上初中后,我们几个食量渐增。母亲每个星期都要骑自行车驮麦子到二十里外的学校送粮。我上初三那年,因偶染疾病请假回家,在路上目睹了母亲摔倒的惨状:地上,车子与麦子歪斜地躺倒着,母亲则蹲在一边,痛楚地挽起裤管抚摸腿上摔伤的青紫。

那一刻,夕阳从她身后穿过,有一束光刺痛了我的心。定定地望过去,那软软的,并不强烈的光固执地烙在心中,刹那间填满了我原本灰色的心,惹出心酸,溢满泪水。

为攒足我们的学费和生活费,母亲啃了几十年的窝窝头就白开水。有一年从初春到收麦五个多月间,母亲只去过一趟集市,买

了三角钱的菜叶回来。

十几年的蹉跎岁月蹒跚流逝,我们姐弟四人终于陆续毕了业有了工作。

前些日子,伴着初春的晴好,我陪母亲共进午餐。阳光从身后的窗子斜照过来,在母亲脸上留下斑驳的暗影。轻啜茶水,母亲问起我最近是否还经常熬夜,叮嘱人到中年要特别注重身体。接着,她又自顾自地唠叨着:你大姐的公司不知道近来咋样了?老二家的房子也该盖好了吧?你哥昨晚胃病发作,疼得头上冒汗,让人好揪心啊……细数着隐忧,泪水盈满了母亲的眼眶。

那一刻,我仿佛触到母亲真实而柔软的内心,慈祥,平和,温暖。

逆光摄影,初学时,拍出来的照片黑黢黢的,便固执地认为逆光很丑。及至掌握了技巧,才发现图片明暗对比分明,画面光影交叠通透。而此刻,静坐于眼前的母亲,曾长期生活在苦难之中,不正如逆光而立吗?虽没有柔美的线条,却体现出较强的承重力 and 磨砺度。

遗憾的是,很多人跟我一样,是在被刺到流泪才看到太阳的美丽。

好人老吴

■邵超

老吴去世转眼已经四年了。

四年前清明节那天,我们赶到老吴偏远的老家,为老人送行。

老吴叫吴长庚。论工作,我们是同事。我在政府机关当秘书、当主任期间,他当会计。论辈份,他和我父亲同岁,是前辈。

老吴是政府机关的元老。解放初期,他就在政府当会计,一干就是五十年。老吴一辈子当会计,经手的钱不计其数。可他自家的生活却过得十分清贫。没有盖一套房子,连电视机到现在还是黑白的。五个孩子一贫如洗,看得出来老吴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财富。老吴为了财务室的安全,一辈子住在办公室里,到老了也没有家的概念。

老吴年轻时是个劳模,他糊信封,合墨水,从节约一滴水、一片纸、一度电做起,为集体节约了大量开支。老吴当会计期间,服务过的领导有 20 多人走上了省市级领导岗位,有当省委书记的,有当厅长的,老吴从没打扰过他们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一个省委领导下基层视察工作,上门去看望他,称老吴是“老黄牛”、“红管家”,并问其有没有问题需要解决。老吴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。其实老吴家中儿子、儿媳当时工作都没安排,家中困难重重,压力很大。

我当主任期间,老吴放下长辈的

架子一直尽力配合。什么该办,什么不该办,他总是直言快语地提醒我,避免了财务管理上的失误。当主任十年,直到我调离,老吴没有向我提出过个人的任何要求。老吴对任何人都好,但在执行财务制度上对任何人都严。一个年轻的同事办私事,找到老吴要求照顾报销车旅费,被他一口回绝。同时老吴看他困难,又掏出自己的钱来帮助他,青年人至今说起此事还很感动。

近两年,年近八十的老吴身体越来越弱了,病魔缠身,卧床不起。每次看他,我都劝他住院治疗。老吴都说:“住院太贵,住家里方便。”我知道,他是怕花公家的钱,怕给单位添麻烦。

老吴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好人是平凡的,好人是高尚的,好人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怀念的。老吴没有当过官,县里没有为他组织吊唁活动。我们这些同事,自发为他送行。那年清明,我们送走了一个好人。老吴家中院落破败、简陋,却开满了油菜花的金灿灿,黄澄澄的,这是极不寻常的。

我在心中一遍遍祷告:好人走好。

电视文学剧本·连载·

布衣将军

(节选)

王学梅题词

策 划: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
文学统筹: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: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
撰 稿: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 撰 稿: 梁祖文

11.永城郊外彭雪枫住室。
彭雪枫握住吴芝圃的手。
彭雪枫:吴政委,刚接密电,真没想到,老魏他率师西征,两战两捷,不幸在马路口战斗结束之前,身负重伤,右腿被打断了。我已电令三十一团去接应他们。吴政委,

我们要为老魏报仇!这个春节,要让我们驻守开封的日军过不好年,把张岚峰家门口搅个底朝天!替魏风楼报仇!我盼着你们胜利的好消息。

12.操场上。
吴芝圃正给淮阳营指战员讲话:同志们,水东地区是咱老家,冀鲁

豫军区杨得志司令员亲自率领八路军南进支队挺进水东了。为了策应南进支队,彭司令令我们淮阳营也挺进水东地区的杞县、睢县、通许、太康和扶沟一带,去消灭那里的日本鬼子和土匪汉奸队。据可靠消息,昨日,魏风楼的游击纵队打日伪据点,魏县长腿被打断,现已驻军西华逍遥镇。明天,日本和汉奸张岚峰的皇协军要到睢县、杞县交界处的尹店换防,我们必须在 24 个小时内,赶到指定地点设伏,狠狠地揍他们一顿!替魏风楼报仇!

13.睢县、杞县交界处尹店。
吴芝圃带领淮阳营埋伏在大路两边高丘上的小树林里。吴芝圃对排长屈登瀛说话。

吴芝圃:屈登瀛排长,传达我的命令,等到敌人进入埋伏圈,听命令一齐开火,打他个措手不及!

屈登瀛:是!
远远的田间小路上,日军和汉奸向预先设计好的埋伏圈缓缓行来,前面走的是孙有福的汉奸队,后面紧跟的是日军。

屈登瀛:报告吴政委,鬼子来了!
吴芝圃:有多少鬼子?
屈登瀛:鬼子有三四十个,加上汉奸队,有三百人左右。

吴芝圃(狠狠地):这些狗东西,在咱们中国,还这么趾高气扬的,太可恨了!待会儿听我的命令,狠狠地打这些狗东西!

14.日军行军路上。
大路上日军高挑着膏药旗,大摇大摆地在路上走着,汉奸郭馨坡的皇协军在前面开路,渐渐走近了淮阳营的埋伏圈。

打!吴芝圃一声令下,指战员们居高临下,一齐开火,一颗颗手榴弹飞向敌群,日伪军顿时乱作一团。

日伪军稍作整顿,开始反扑。吴芝圃率指战员奋勇抵抗,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反扑。

屈登瀛:吴政委,我们已经打退了敌人的三次反扑!打得太过瘾了!

15.尹店。
吴芝圃指着公路上的敌人:你

看,那个躲在汽车后面腰挎战刀指挥的鬼子一定是鬼子的头目。这就看你这个百步穿杨的神枪手了!

屈登瀛目测了一下远近:没问题!

说着,端起手中的步枪,将身子靠在一棵树干上,砰的一枪,敌群中的日军军官应声倒地。

伪军士兵看到日军官被新四军打死了,公路上的敌人惊叫起来!

士兵:不好了,山崎大队长被新四军打死了!

16.永城新四军临时司令部。
机要员向彭雪枫司令员报告:司令员,吴芝圃带领的新四军淮阳营,在睢县尹店设伏大捷,打死打伤日本鬼子 80 多人,伪军 150 多人,击毙日军大队长一人。

彭雪枫:好一个吴芝圃啊,一到水东就来个旗开得胜!告诉他,不能给我来个三战三捷,煞煞鬼子的嚣张气焰!还要告诉他们,打几个胜仗。揍疼了敌人之后,要立刻转移,防止敌人疯狂报复。

(62) 待续